

第十七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日出旸谷

刘志秀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6 级本科生)

无数次大雨浇灌，一次次被翻耕，雾气日日在往上升腾滋润着它，但还是长不出草木，生不出菜蔬。

那么，不妨给它一个新的生命，让一个不曾体会任何世间疾苦的，崭新的纯净的新生命，跟它做个伴。也许某一天，荒原就能变成绿洲。



于虞渊出生于 1998 年，于旸谷出生于 2005 年。于虞渊在心中感叹，时光晃得真快，一眨眼，她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晃荡了 20 年了，艰难而又幸运地晃荡了 20 年。昨天和于旸谷一起出门的时候，碰到了他的同学，那个男生想都不想就朝着于虞渊喊了一声“阿姨”，还顺带微微俯了俯身子。想到这儿，于虞渊狠狠地踹了于旸谷一脚。现在的年轻人啊，嘴上说着老了老了，心里可不承认的，一旦被叫“阿姨”“叔叔”的话，能在朋友圈咋咋呼呼地吐槽一天。

于旸谷在一旁睡得正香，甚至嘴角都微微上扬，但圆珠笔还在手中握着，笔尖在试卷上上下下地晃荡，已经戳出了一副不知所云的抽象画。猛然被一踹，圆珠笔也好像受了惊吓，“砰”地一声倒落在试卷上。于旸谷瞬间被惊醒，迷茫地睁开双眼，猛然间意识到这个时候，自己好像是在做试卷，不对，是虞渊姐在辅导自己做作业，怎么就睡着了呢？啊！谁踹他了？虞渊姐？

“姐，我错了……”想到这儿，于旸谷立马识相地先认错为强。

“嗯？错哪了？”于虞渊也回过神来，被于旸谷突然地认错搞得摸不着头脑。哎？在辅导功课吗？刚才在想什么来着？

于旸谷看到于虞渊恍惚的眼神，知道她刚才又不由自主地走神了，又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拿他出气呢。“果然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吗？在学校也经常这种状态吗？”于旸谷担忧地想，“在别人看来会很莫名其妙吧，所以这么好的她才会很少有朋友吗？”

要到正午了，鞭炮声此起彼伏，行人来来往往。空气又灰蒙蒙的，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味道，这样的天气实在不太适合写作业啊，于旸谷想。在于旸谷看来，晴天阳光正好，适合晒太阳；阴天心情不好，适合去散心，反正就是没有适合写作业的天气。趁伸懒腰的机会，于旸谷瞥了瞥依旧在发呆的于虞渊，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说道：“姐，你看，我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要不我们出去转转吧。”

于虞渊仿佛没听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发呆了，眼睛无神地盯着墙壁，好像也不是墙壁，就是面前的某一个点，空无所有的一个点。于旸谷见状也不顾三七二十一，拿起大衣就拽着于虞渊往外走。这小子，刚13岁，就已经比于虞渊还要高了，体格健壮，脸皮比城墙还厚。

直到于旸谷从地下室推出自行车，拿出他的滑板，于虞渊才回过神来。

“于旸谷，你干嘛？想死吗？勾股定理你会了吗？”夺命三问。

“出来转转嘛，我可是征求你同意了，你没说话我就当你同意了嘛。”于旸谷大言不惭地辩驳，一副撒娇耍赖的模样。

于虞渊拿他没办法，瞪了他一眼后就顺手接过了自行车。而后细细端详起他踩上滑板的背影，宽硕的肩膀，蓬松的头发，不安分的双脚在滑板上换来换去。阳光，此时，于虞渊只能想到这个词，这个人是她的阳光。

二

于爸爸姓于，这当然不必说，好巧不巧，于妈妈姓虞。两个人年轻的时候爱得轰轰烈烈，把一起创造的一切都当作他们爱的见证，都要留下他们独特的印记，孩子当然也不例外。在于虞渊还没出生的时候，一家人已经为这个孩子的名字明里暗里较量了好几回。首先，于爸爸和于妈妈坚持要把两人的姓都融入孩子的名字里。这也简单，于虞就挺好听的。可是老爷子不同意，于虞，这也太敷衍了吧，除了纪念那点在老爷子看来一文不值的爱情，啥意义也没有。于爸爸又要保持那点情怀，又不能违背老爷子的意思，急得团团转，翻遍字典也没什么想法，于是没事的时候就开始翻堆在角落里落满灰尘的古书。说来也巧，那堆书里恰巧有一本《淮南子》，《淮南子》里恰巧有一句“日出旻谷，入于虞渊”，还恰巧就被烦躁地抓耳挠腮的于爸爸给看到了。于爸爸眼前一亮，也没仔细品这句话的意思，一拍脑袋就决定叫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于虞渊”。老爷子没什么大学问，于爸爸一跟他讲这是从西汉皇族淮南王组织编写的书中截取的一句话，老爷子瞬间笑开了颜。皇族，皇族好啊，大气尊贵。于妈妈也很满意，浑然天成，好像专为他们的孩子所设一样。于是，于虞渊的名字就这么定了下来。

于爸爸为此颇为骄傲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有一段时间于爸爸十分悔恨自己起了这么个名字，辗转难眠的时候，他会想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是不是这个名字太深沉了，不该让一个女孩子来承受。果然人在无助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都开始变得唯心。这种悔恨直接影响了于旻谷的名字，也伴随着于旻谷的长大渐渐消失。

三

于虞渊十分讨厌别人碰她。这种现象在她一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初见端倪，除了妈妈，她谁都不要，别人一碰她就哭闹，扯着嗓子嘶

吼的那种，哭声都能传到一百米外的大马路上。于爸爸很无奈，于妈妈很心累。

据于老爷子回忆，于虞渊的姥爷生病住院的时候，于虞渊被送到老爷子家三天，这三天，于虞渊就跟傻了一样，每天趴在窗户上盯着窗外哭，也不吃饭，也不玩耍，也不要别人碰她，哭累了就睡，睡起来就继续哭。

于老爷子慈眉善目，上衣布兜里常年装着白方糖，预备着哄哭闹的小孩子们，因此村里的小孩子们都喜欢往他身上扑。没料到唯一没有征服的居然是自己的亲孙女，这着实让于老爷子受伤。想着这孩子怎么这么难搞呢？别的小孩子两颗糖就能哄着，这祖宗自己就差给供着了，怎么还把自己当生人呢？连碰就不让碰的，一碰就拳打脚踢地大闹。

于妈妈终于回家了，全家都松了一口气。于虞渊也很高兴，穿上小姑用打工第一个月的工资买的粉红色的小鞋子，头也不回地往家跑。小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感激呢？一路上于虞渊撒了欢地往前跑，生怕再被“抓”回去，时不时还回过回头来看看于老爷子有没有跟着她，一旦发现被跟着就赌气站着不走了。于老爷子无奈，只能一路跟着，一路躲躲藏藏。

这种对母亲的依赖一直持续到于虞渊八九岁的时候。村里的人都知道，让于虞渊哭只需要一句话：“于虞渊，你妈妈不在家。”村里的生活枯燥无聊，有了于虞渊这个好玩的活宝，大家当然不愿意放过。他们乐此不疲地逗着于虞渊，于虞渊也转不过弯来地相信着。往往大家刚说到“你妈妈不在家”，于虞渊的眼里就已经噙满了泪水，下一秒就开始呜咽。急急忙忙跑回家再看到家里大门紧锁的时候，那完了，鸡要飞狗要跳，于虞渊要放声大哭了，哭到嗓子哑都不知道停的那种哭，除非于妈妈出现。这种娱乐活动一直持续到于虞渊一家搬走，到现在于虞渊都没想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一群人，而她怎么会傻到那种程度？

没有人多想，大家都只把于虞渊当作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她不喜欢被碰，那就尽量不触碰她，像呵护一个瓷娃娃一样迁就她。只依赖于妈妈，于妈妈就受点累全心照顾她。但这种对于触觉的过分敏感还是给于爸爸于妈妈带来了很大的烦恼。于虞渊的家丁县在黄土高原上。千禧年前后，丁县还到处都是土路，再加上谷地地形，植被稀疏，随便一阵风就能扬起无数风沙，弄得人灰头土脸。于虞渊讨厌别人碰她，自然也十分讨厌别人帮她洗澡，于爸爸于妈妈一开始还耐心安抚，到了后来都被于虞渊的执拗和不讲理打败了，也就随她去了。所以小时候的于虞渊通常是脏兮兮的，调皮的小伙伴总叫她“邋邋鬼”，每次见了她也都捂着鼻子走。

没有小朋友喜欢于虞渊，于虞渊也好像也不知道怎么让小朋友喜欢她，或者说，她好像根本不在乎别的小朋友是否喜欢她。比起和小朋友一起玩，她更喜欢一个人在昏暗的房间里玩自己的玩具。她玩玩的方式也很奇怪，或者说根本不是在玩玩具，而是在整理玩具，从玩具箱里拿出来，排好队，放进去，再拿出来排好队……不停地重复着这些无意义的动作，好像在训练一支军队。她很容易被打断，被打断后就会变得很无理取闹。即便这样奇怪，于爸爸于妈妈也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孩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是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概都有点无理取闹吧，并且一致认为于虞渊长大后一定会是那种与世无争的淑女。在他们看来，于虞渊就像是一个特别的天使，像一个谜一样的拼图，等待着他们去拼凑。

四

就这样，于虞渊奇奇怪怪地长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于妈妈在于虞渊过完三岁生日后，松了一口气，心想终于可以不那么辛苦了，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了。哪里预想到，于虞渊的入园之路坎坷得不能再坎坷，于妈妈不想再回忆，于虞渊也羞于提起。在这里也就不具表了，

就给一些数字吧：一个月气哭了两位老师，换了三个幼儿园，在姥姥的纵容下早退以及逃了无数次课，不逃课的时候就无止境一个人坐在秋千上哭到放学……一个月后，园长委婉地建议让于虞渊迟一年再入学，于爸爸于妈妈心疼孩子也就欣然接受了。于是于虞渊小朋友第一次失学了，又没心没肺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了一年。

四岁了，于虞渊必须上幼儿园了。长大了一岁，于虞渊好像也有点长进了，虽然依旧也不情愿，但至少没那么不懂事地哭闹了。但于妈妈还没从“解放”的欣喜中反应过来，幼儿园的老师就小心翼翼地跟于妈妈反应：“于虞渊乖是挺乖的，安安静静的，但是她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不主动和其他小朋友交流互动，也不怎么热衷于集体活动，只跟她带去幼儿园的北极熊玩；更奇怪的是，平时叫她的名字总是要叫好几次她才回应；偶尔吧，别的小朋友找她聊天，有时候她会回应两句，但小朋友都走了，她却还在自言自语，丝毫不受影响……”老师列举了一堆于虞渊奇怪的行为，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于虞渊不太正常。于妈妈当时就怒了，谁家孩子不正常，你说谁呢？气呼呼地拽着老师去找园长评理。老师也很委屈，她是一位经验十分丰富并且负责任的好老师，她只是凭借着她身为老师的直觉和经验给家长提个醒。按正常情况来讲，入园一个月孩子就应该开始有集体意识和规则意识了，知道随大流，大家去哪，去做什么都会积极的跟着做，知道排队，遵守纪律，坐得住，上课能跟着学东西，唱歌，跳舞等等。可于虞渊明显不是这样，她太自我了，根本不关心周围人的细微活动。

在园长的耐心安抚下，于妈妈终于冷静了下来。园长建议于妈妈明天来幼儿园观察于虞渊一天，于妈妈同意了，落寞地带着小虞渊离开了幼儿园。一路上，于妈妈都心不在焉，难道小虞渊真的不正常吗？如果真的不正常怎么办呢？小虞渊懵懵懂懂，手里攥着一根奇怪的树枝仔细端详，丝毫没有注意到妈妈的奇怪。每天回家的路上她都这样，爸爸妈妈问她话的时候偶尔会回答，不问的时候她就做自己的事情，或是摘野草，或是找果子，但鉴于她之前的表现，于爸爸于妈妈也不

以为意。

回到家后，于妈妈失魂落魄地把老师的话跟于爸爸讲了。于爸爸相比起来冷静了很多，嘴上安慰妻子没事的，但看于虞渊的眼神里明显多了一些担心甚至隐隐有一种奇怪的如梦初醒的感觉。

一夜未眠，一夜沉默，第二天于爸爸于妈妈一起陪着于虞渊上学。是世人的悲喜真的并不相通，还是于虞渊真的太没心没肺，日后于妈妈在讲起这个时候自己胆战心惊的心情的时候，于虞渊表示完全不记得还有这么一出事情。于爸爸于妈妈忐忑地坐在教室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观察于虞渊的行动：幼儿园玩传锤子的游戏，轮到于虞渊了，她还在玩自己的，老师提醒了她好几次她才迷茫地抬起头，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好像觉得扯头绳很好玩，于是就扯旁边的小女孩的头绳，小女孩明显表现出不耐烦，别过头去不理她不看她了，但她好像没察觉到，依然去拨弄小女孩和自己的头发；她喜欢听故事，学儿歌，但好像不愿意做室外运动……半天的观察下来，于爸爸于妈妈都慌了，他们终于意识到于虞渊好像是有点不正常，在家里她只是有些内向安静，而在这里在同龄人的衬托下她就显得十分奇怪。怎么办？第一次做父母的两个人慌了手脚，在老师面前手足无措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老师真的是一个好老师，于爸爸于妈妈到现在都时常提起她，偶尔回村的时候也会带于虞渊去看望她。老师说：“也不用太担心。据我观察，孩子的表达能力很好，智力上是肯定不存在问题的，就是注意力上有一点不集中，一些动作有点笨拙，关于礼貌礼仪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和你们说她不太正常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孩子不是内向，可能是缺乏社交本能。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让她来上幼儿园吧，毕竟她对其他小朋友也没什么影响，以后我会多注意她的，你们也重视起来，我们一起努力试试，如果情况还是这样的话，那就另想其他办法吧。”

两个人听得云里雾里，听到老师允许于虞渊继续上学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感激而又急切地问道：“社交本能？老师什么社交本能啊？”

老师沉思了一会解释道：“这其实是我自己造的一个词，我当老师十年了，带过很多学生。大多数学生在这个年龄就已经会看别人的脸色了，可是虞渊好像不会，不，也不是不会，是不太懂，有时候她不懂别人的这种反应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她好像根本不在乎别人的反应。按说‘看脸色’这种事一般是不用教的，小孩子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可虞渊明显没有。她所有的得体的回应都需要先想一想，都需要有人来教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但是我的建议是希望你们能在生活中注意纠正一下她的不合适的行为，千万不要只当作内向的孩子对待她。”老师是一个敏感而又智慧的教育者，她没有读过多少书，可她足够关心和了解她的每一个学生。若干年后，于虞渊在心理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诊断，这份诊断让她如释重负，也让于爸爸于妈妈瞬间湿了眼眶。因为这份诊断和当初老师的那番话八九不离十，原来在这世上，最能理解他们女儿的不是他们甚至不是于虞渊自己，而是那位老师。

于爸爸于妈妈依旧懵懵懂懂，但知道了，于虞渊有很多本该懂却不懂的东西，他们要费心力去引导她。

五

从幼儿园归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焦虑、怀疑，于爸爸于妈妈就信心满满地开始了“改造于虞渊”行动。这行动一开始是简单粗暴的。

于虞渊不会回应别的大人或小孩子呼唤，于爸爸于妈妈就会反复喊她，让她大声回应很多很多次的“哎”。这样的强迫记忆让于虞渊学会了回应别人。虽然有时候明明是很近的距离，只需要抬头或侧身看一下别人就是作出了回应，于虞渊却总是很夸张的大喊一声。看起来很奇怪，但起码让她意识到世界上不只有她自己，要学会回应别人，才不会孤独。

于爸爸于妈妈也大大减少了于虞渊一个人玩的时间，总是强迫她和别的小伙伴一起玩。陪在她身边时刻提醒她关注别的小伙伴的情绪。开心、伤心、喜欢、讨厌、不耐烦……于虞渊在一次次的玩耍中学习着别人轻易就能感知到而她却怎么也搞不懂需要记忆才能掌握的情绪。她总是疑惑，人哪里来的那么多情绪呢？

于虞渊不喜欢运动。于爸爸就每天带着于虞渊跑步，有时候是清晨，有时候是黄昏，有时候在公园，有时候沿着马路。跑步对她来说当然是痛苦的，她天生的肢体不协调，跑起步来就像是企鹅一样笨拙，以至于每双运动鞋的外侧都被磨得斜下去一片，膝盖也常常一动就疼，大概是跑步姿势不正确。除了跑步，于爸爸还教她打羽毛球、踢足球等等，可即便这样日复一日地训练，于虞渊的进步程度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勉强能让别人看得下去而已。总而言之，她并不擅长运动。

于虞渊思维有点刻板，应变能力很差，讨厌别人更改任何安排好的行程，说去公园就一定要去，去不了就要大哭大闹，说现在吃西瓜现在就要吃，一会都等不得。这可能在很多孩子身上都有，但于虞渊表现得很过分，一点点计划的改变就会让她六神无主，失去理智。于爸爸于妈妈就故意常常不遂她的愿，培养她的应变能力……

于虞渊注意力不集中，于妈妈就强迫她专心做一件事情，或者是缝衣服，或者是一下午一下午地抄字帖，一旦被发现走神，就是一顿狠狠的批评。

类似的“暴力执法”还有很多，总之，于爸爸于妈妈费尽了心思想让于虞渊变得正常，想让她走出自己的世界。

经过一段时间的强迫性训练，于虞渊开始变得“正常”了。所谓的“正常”就是基本随大流了，也能参与一些集体性活动，单单在短暂的社交活动中来看，她已经没有那么奇怪和异常了。

但事情也没有那么好，行为是得体了，可却总是少了那么一点活力。于虞渊常常半夜三四点的时候从噩梦中惊醒，有时候意识不清楚，又哭又闹又打人。有一次，于妈妈来安慰她，可她完全不听，还让于

妈妈走，于妈妈要走吧，她又让于妈妈陪着她，自相矛盾了好几分钟，才平静下来，于妈妈躺在她身边觉得难受，哭了，她听到哭声，用小手轻轻抚摸于妈妈的脸说：“妈妈你别哭了，我听你的话。我能做对的。”

于妈妈听了更难受了，“我能做对的”这句话像一枚钉子一样刺进了于妈妈的心里，让她再也睡不着了。哄睡于虞渊之后，她把于爸爸喊醒，崩溃地大哭：“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白天给她的压力太大了，她才会做噩梦？是不是和她说了太多的‘你做得不对’？”她瘫靠在沙发边，双手插在头发中低头凝视着地板，好像要看出想要知道的答案。

这几年，不是没有崩溃过，生气于虞渊那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不懂的时候崩溃过，于虞渊执拗的不愿意改正自己行为的时候崩溃过，心疼于虞渊的努力的时候崩溃过，可是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怀疑自己是否做对了。

做对了吗？于虞渊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给于爸爸于妈妈一个答案。但她很感谢于爸爸于妈妈帮助她熟悉了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让她起码能够得体地活着。

六

日子还得活下去。

于虞渊上小学了，面临的新的情境越来越多。她成绩很好，不需要于爸于妈担心。只是，依旧沉默，不爱运动，时常发呆，偶尔注意力不集中，不过这些好像也没什么大碍。由于成绩好，倒也没怎么受欺负。

她很小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人总习惯用投射的方法来看待世界，自己是这么想的，就认为别人也应该是这么想的。当觉得世界奇怪的时候，不是自己想错了，就是世界错了。但这世界上，能有多少人敢坚定地质疑是这世界错了，而不是自身错了呢？当然，这也

是我的投射。于虞渊当然没有勇气坚信这是世界是错的。再加上于爸爸于妈妈多年来“你做得不对”的“暴力执法”，于虞渊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怀疑，转而觉得自己很奇怪。为了掩饰自己的奇怪，她已经能很熟练地模仿别人的行为，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好孩子。只是这个好孩子，一直不怎么高兴，也一直不怎么自信。

于爸爸于妈妈为她的懂事高兴，也为她的懂事自责。看到别的小姑娘和父母撒娇任性的时候，想着于虞渊本来也应该是那样的吧，可是好像被他们摧毁了呢。看到于虞渊试探的行为、躲闪的眼神的时候，更是难过得要死。从前为于虞渊的不入轨难过，现在为她的太入轨自责，于虞渊这个小家伙真的是让于爸爸于妈妈操碎了心。

正当于爸爸于妈妈为于虞渊小心翼翼的懂事烦恼的时候，于旸谷小朋友悄无声息地来了。于爸爸于妈妈一开始是欣喜的，转而就开始害怕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对于虞渊的关心和爱会减少，害怕于虞渊又会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

于爸爸带着忐忑的心情拐弯抹角的询问于虞渊的意见：“虞渊，小孩子可爱吗？”三十出头的男人第一次在女儿面前表现得如此小心翼翼。他想，于虞渊要是不喜欢那就不要了。

“小孩子吗？比我还小的小孩子吗？要分好多种的。有一天，我在公园里碰见一个好小好小的小孩子，他在捡落叶，我好想和她一起去捡的……”好像说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于虞渊放下筷子，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

于爸爸的眼睛开始有点湿润。是不是于虞渊的心里还一直住着一个从前的于虞渊啊。即便他们如此过分地强迫她改变让她适应这个世界，她还是无意识地留下了一点点原来的自己。那不如，守护好那最后的一点点她吧，不如让一个纯净的、鲜活的、热烈的生命去陪那个小虞渊长大吧。哪怕再不济，她也有个伴了。

于是，于旸谷带着于爸爸的期望诞生了。日出旸谷，于爸爸希望旸谷能给虞渊带来日出。某种意义上，或许于旸谷还得感谢下那个捡

树枝的小朋友呢。

七

于旸谷生得白白胖胖，足足有七斤六两。两只葡萄般大的眼睛提溜提溜地转来转去，见谁都要，比谁都淘。于老爷子逢人就夸赞他这个孙子比谁都“方圆”，像极了他的儿子。自从有了于旸谷，家里的欢笑声明显多了起来，于爸爸于妈妈被于虞渊搞得紧张的神经也松了下来。这一点，于虞渊是很感谢于旸谷的，她没有给父母的乐趣与骄傲，于旸谷替她弥补了。

于虞渊对三岁以前的于旸谷没什么记忆。唯一挥之不去的记忆就是她总是被安排推着于旸谷的婴儿车转圈圈哄他睡觉，不知道为什么，她很喜欢这件事情。虽然于旸谷这个小破孩只要婴儿车一停，就开始咿咿呀呀地表示不满，每次都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把他哄睡着，但是于虞渊还是很喜欢，莫名其妙地喜欢。直到后来某一天仔细研究诊断书时，她才意识到可能那时候的自己喜欢的是推着婴儿车转圈圈这个刻板动作。于旸谷听到这个可能性的时候，想掐死于虞渊的心都有了，这么可爱的他竟然是被当作玩具对待了？

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于旸谷的？于虞渊想了好久，只记起一个画面：夏日空旷的大院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坐着一个背对着大门的戴着渔夫帽的可爱的“小女孩”，妈妈和婶婶在一旁边织毛衣边聊天，而那个“小女孩”好像在低着头在玩毛线。

“妈妈，这是谁家的小女孩啊？”刚下学回家走进大门的于虞渊歪着小脑袋疑惑地问道。

于妈听到这话，哭笑不得，喊她：“于虞渊，你自己过来看看。”自家的姑娘怎么这么傻呢？

于虞渊听话地走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绑了绷带、戴了帽子的于旸谷。她仔细地端详着于旸谷，发现他有长长的睫毛，有和爸爸一样的

大大的眼睛，但是鼻子好像有点塌，脑袋也好像有点大，但还是蛮可爱的。这是于虞渊第一次认真地看于旸谷。

“他刚才栽到井里了，包扎完后怕他中风就给他戴了一顶帽子，可是他脑袋太大了，也只戴得上渔夫帽。太傻了，虞渊，你以后可要多照顾着弟弟点啊。这么皮，我真的担心……”

弟弟吗？是需要我照顾的吗？照顾他什么呢？于虞渊很迷茫，但自此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她开始变得很骄傲，因为她有一个很可爱、很好看的弟弟，世界上最可爱、最好看的弟弟。她依旧觉得自己奇怪，可是她的弟弟不奇怪。她的弟弟活泼可爱，讨人喜欢。她可喜欢和别人聊于旸谷了，只要是聊到他，她就兴致勃勃，眼睛里都发着光。

自此以后，一放学她就回家，回到家就赶紧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开始围着于旸谷转。给他讲奇妙的故事，教他好听的歌曲，在于旸谷这里她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于旸谷对她所说的一切都感兴趣，把她所说的一切都奉为真理。小时候的于旸谷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姐说了”，每每听到这句话，于虞渊总是既害羞又温暖。

有一次，一家人一起出游，于虞渊对热闹的道路兴致缺缺，目光涣散，于爸提示她前面有个男孩在爬很大的石头假山，她看了一眼，淡淡地说，他没穿鞋。于爸于妈露出奇怪的神情，搞不懂这个于虞渊奇怪的注意点。被爸爸妈妈奇怪地注视着，于虞渊又一次意识到自己好像又奇怪了。已经被奇怪地看待这么多次了，可怎么还是有点难过呢？于虞渊吸吸鼻子，转头掩饰自己的委屈，却发现于旸谷小朋友满脸崇拜地看着她，感叹她好厉害，怎么一下子就能看到那个男孩子没有穿鞋呢？生平少有被别人崇拜自己的“奇怪”，于虞渊的心中好像有一股暖流流过。

于虞渊依旧动作笨拙，于爸于妈看了每次都会吐槽“于虞渊怎么这么假模假式”，于虞渊自然羞愧地想要钻进地缝里，自己怎么就这么奇怪呢？她无数次地质问自己。可是于旸谷却觉得她很酷，很像机器

人。

于旸谷好像总能发现于虞渊的独特的优点，于妈妈于爸爸都不曾发现的优点。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白痴”，一切在他眼里都是美好的。比如，于旸谷听完于虞渊讲故事后就总夸赞于虞渊好会说，也就是很会表达，的确，于虞渊确实有很好的表达能力，这点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她看两三遍故事书就可以复述下来，只是于爸爸于妈妈忙于修补她的“裂缝”，忘了关注她精美的纹饰。此外，他还觉得虞渊姐想象力好丰富的，记忆能力也超棒的。

总之，在所有人眼中都很奇怪的于虞渊在于旸谷那里却成了有趣和独特，他总能找到她“厉害”的地方，一来二去的，于虞渊也好像越来越能接受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也没那么不堪。

八

于虞渊一直记得妈妈嘱咐自己要照顾好弟弟，她费了好大力气去理解“照顾”这个词的意思。她想，“照顾”应该就是给他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吧。她想要什么呢？想要一个不奇怪的自己，想要陪伴，也想要大家喜欢自己。于是，她就打算把自己想要的都给于旸谷，哪怕竭尽全力。这样想着，生活好像就有了奔头。

为了给于旸谷一个正常的姐姐，于虞渊努力地和自己心里的怪念头作斗争，改正自己的怪行为，逼迫自己做正常的但是她自己却不喜欢的行为。虽然很痛苦，但于虞渊却觉得很有成就感。

于虞渊上初中的时候，于旸谷就上小学了。于爸于妈工作忙，打算把于旸谷送到小饭桌。于旸谷还没发表意见，于虞渊就第一个不赞成，并且明确表示自己可以接于虞渊放学。两人的学校隔着一条大马路，学校离家也就一公里左右，于爸于妈商量了一下，觉得可行，也就同意了。于是，于虞渊每天牵着于旸谷的手送他上学，接他放学，两人一路上有说有笑，倒也自在。上学的日子，因为有了于旸谷的陪

伴，好像也没有那么无趣。

毫不夸张地说，在于虞渊上大学以前，陪伴于旸谷时间最长的人是于虞渊。她教他懂礼貌、存善心、积极向上、努力认真，这些她从别人那里艰难模仿来的东西，这些能够让别人喜欢自己的东西，她都教给予旸谷。她在这方面吃过亏并且还在吃着亏，她不希望于旸谷也吃同样的亏。

于旸谷不仅让她开始接受自己，而且让她难得的不以自我为中心，让她有机会重新活一遍。她从他的身上得到了温暖，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阳光，也让他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

九

于虞渊上大学了。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家，也是她第一次过宿舍生活，新的环境让她觉得极不适应。她总觉得融不进别人的圈子去，也好像不愿意融进去。那种觉得自己很奇怪的心情又来作祟，好像被困在一个玻璃罩里，努力想要逃出来，去没有一点缝隙。

班长是个很热心的人，发现于虞渊的问题后，拉着她去找了心理老师。心理老师耐心地和于虞渊聊了一会后，让于虞渊做了一个测试。片刻之后，犹疑地告诉于虞渊：“你可能患有语言型阿斯伯格综合征，当然，我并不能给你下诊断书。首先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确诊年龄在2-14岁，而你已经成年了。其次，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作出的诊断。我就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个病，它是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的一个分支，是所有自闭症亚型中社会功能最好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先天的社交障碍，脑部链接方式与众不同，有原发性的运动障碍，兴趣狭窄，有刻板行为等等。说幸运也幸运，说不幸运也不幸运，你没有语言障碍和智力障碍，基本上可以融入社会，但是如果社会适应不良的话，很可能就要和抑郁症拼个你死我活……我建议你去找专业的医师去看看……”

心理医生说了什么，于虞渊已经没有心情听下去了。听到阿斯伯

格综合征症状的时候，她已经基本确定了自己的身份。没有悲伤，相反却是一种如释重负的释然的感觉。她明白了从小那种无助，以及感觉自己与世界隔着一张玻璃的感觉，从来不是错觉；明白了自己的种种怪像正是因为有先天的缺陷，就像有些人天生没有脚，一直学着用手走路那样，为了混然众人，为了不给父母添麻烦，她已经尽力了。

学校自然给于爸爸于妈妈打了电话。于爸爸于妈妈匆匆从四百公里以外的家乡赶来，看于虞渊的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心疼，这让于虞渊也很难受。

他们带于虞渊去了专门的心理机构，医生给出的结果和心理老师的诊断基本一致。学校建议于虞渊休学调整，于爸爸于妈妈心疼于虞渊也赞同，但于虞渊不干。这种病是治不好的，她心知肚明，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能改变的，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学习别人的社交方法，让自己变得“会”说话，变得受人欢迎。于爸爸于妈妈拗不过于虞渊，在于虞渊的再三保证下，学校也同意让于虞渊继续学业。

汉斯·阿斯伯格说，阿斯伯格综合征者承受的与世界碰撞的痛苦都是因为接受了上帝特别的礼物所以必须要付出代价。就像上帝让爱因斯坦和牛顿名垂千史，也让他们都深受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困扰。

那么对于普普通通的于虞渊来说，这个特别的礼物是不是就是于殇谷呢？

她曾无数次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太累了，真的，和自己搏斗太累了，没有尽头，没有出路。也曾无数次觉得自己与这世界格格不入，可是他在那里，就像是阳光般的存在，让她想要再多坚持一会，想要再多适应这世界一点。

十

于殇谷嘚瑟地在滑板上炫技，时而转个身，时而跳个高。一样的爹妈，一样的基因，怎么自己就笨拙地要死呢？于虞渊忿忿地想着。

快到小区门口的早餐店了，于旸谷隔着老远就开始和卖早餐的阿姨打招呼：“阿姨好！我姐回来了！”

听到于旸谷的招呼，阿姨也不停手上下面的动作，抬头笑答道：“旸谷好！虞渊回来好啊！你们干什么去呀？”

“去找妈妈吃午饭。”虞渊朝阿姨点头微笑致意，顺便替于旸谷回答了，那熊孩子早已溜之大吉了。

于虞渊也不着急追赶他，知道他肯定会在前面某个地方耽搁。果不其然，刚转个弯就看见了他，他正兴致勃勃地和卖水果的大叔胡侃，照例是：“大叔好，我姐回来了，您冷不冷啊，要不要喝点热水？”说着就把手中的热水壶递给了人家。

“这个笨蛋，除了你和爸妈，谁在乎你姐姐有没有回来啊？”于虞渊在心底暗自吐槽，却也升起一阵阵暖意。

“于旸谷，霾散开了，太阳要出来了呢！一切都会好的吧！”

“欸？是呢！日出咯！”

一切都会好的，活着就有希望。